

于玉珍 虞农 编

故事王讲故事

100篇

您好，垃圾桶小姐
没有身份证的白天鹅
挨打保险有限公司
钻石岛的恐吓

最后一个红炮仗
哈哈多和鼻音号声
叮蚊子的蚊子
魔犬复仇



民族出版社

来了 大大大 魔磁大盗 大大大大大大大 老虎捕人 ***** 武紧打虎 大大大大

故事王讲故事

100

篇

(三)

于玉珍 虞 农 编

人民出版社

前 言

古今中外的少年儿童都喜欢看精彩故事，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这种需求，我们邀请全国 24 位故事大王撰写了 100 篇故事，以飨广大小读者。

既然敢称故事大王，这些作者自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。不是吗？

你看，赵冰波、周锐、郑允钦、金波、葛冰、饶远、方园、戎林等各位故事大王，都拿出了他们的力作。

这 100 篇故事童趣盎然，情节丝丝入扣，起伏跌宕，广大小读者读了一定受益不浅。

《故事王讲故事 100 篇》共分四册，民族出版社一次隆重推出，作为献给广大小朋友的礼物。

于玉珍 虞农

一九九三年十一月

目 录

魔犬复仇	似 田/1
梦游死亡谷	方 园/12
时间老人的礼物	王晓晴/19
跳蚤的金鞋	方 园/23
七支生日蜡烛	方 园/31
沙海搬冰	严振国/41
梦中的绿云	王晓晴/46
哈哈多和鼻音号声	似 田/50
快乐就在眼前	王晓晴/60
叮蚊子的蚊子	方 园/64
钻石岛的恐吓	严振国/71
我·五爷·樱子	严振国/77
最后一个红炮仗	方 园/84
决赛推迟举行	严振国/94
武紧打虎	方 园/99
酸甜酸甜的故事	王晓晴/107
丁丁的图画	王晓晴/111
天鹅回来了	严振国/116
好友八十三	严振国/120
神奇的“魔疗器”	似 田/124
老虎捕人	似 田/134
挨打保险有限公司	谢乐军/145

没有身份证的白天鹅	慧文 乐军/153
您好,垃圾桶小姐	谢乐军/159
魔磁大盗	似 田/165

1A\田 地	武夏大魔
2A\田 地	谷立夜都卷
3A\田 地	群井隆人多同招
4A\田 地	拜金印喜相
5A\田 地	财数日主支士
6A\田 地	水塘前必
7A\田 地	云卷的牛卷
8A\田 地	西号管最味多创创
9A\田 地	留州香排求求
10A\田 地	千要四千要四
11A\田 地	下忍知思百辞
12A\田 地	千野、李正、候
13A\田 地	武成这个一武景
14A\田 地	行卷公甜香梨
15A\田 地	虎口狼烟
16A\田 地	率卷的排排排排
17A\田 地	西里前丁丁
18A\田 地	七来面藏天
19A\田 地	三十八武校
20A\田 地	器管潮“排香排
21A\田 地	入制虎手
22A\田 地	同公期香朝周世对

魔犬复仇

似田

医学博士波尔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狮子狗。别看它个头小，脑袋却出乎寻常的大。波尔博士测量了一下，发现这家伙的脑容量竟和人的脑容量一般大小，难怪它脑瓜子聪明。波尔博士不仅教会它跳绳、推车、翻跟头，而且教会它帮人做事。譬如，博士起床的时候，只要轻轻吹一声口哨，这小狗会立即把拖鞋叼来，放在他的脚下边。他很喜欢这只狗，给它起名亚克。

这天，波尔博士让他的妻子玛丽丝上街采购一批药物，当玛丽丝走后十分钟，他忽然想起药单上漏写了两种急用药，他把这两种药的名称、需购量写在纸条上，装在一个小塑料袋里，让亚克给妻子送去。经过训练的亚克很快就明白了主人的意图，叼起塑料袋，跑出诊所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一辆警车停在波尔博士的诊所门前，四名武装警察从车上抬下一个满身血迹的人，急急忙忙走进诊所。

“赶快抢救!”跟在担架后边的警长约翰里特对波尔博士说,“请你千方百计把他救活,这关系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案子!”

几个护士把病人推进手术室,波尔博士迅速动手检查。末了,他对警长说:“警长先生,病人已经死了多时,也就是说,在半路上就断了气。他身上中了5颗子弹,还被人捅了几刀,要知道,那刀刃上是有毒的,病人的心、肝、肺都已破碎变质,无法挽救了。”

“人的五脏不是早就可以移植了吗?”

“可是,你们的人的腑脏已破烂不堪,而且中毒变质,无法移植。”

“博士先生,他并不是我们的人,恰恰相反,是一名盗贼,叫黑托托。”警长向波尔博士解释说,“昨天晚上,他伙同另外两名罪犯抢劫百万富翁罗尔斯,被罗尔斯的儿子狄杰打伤,另外两名罪犯已逃之夭夭。如果能救活这个人,我们就会把他的同伙一网打尽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!”波尔博士说,“可是,就当前的医疗水平,不论谁也救不活他。不过,我可以另想别的办法……。”

“那就拜托了!”

警察局的人全走了,波尔博士又把死者身上的器官检查了一遍,发现死者的大脑毫无损伤。要是立即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脑壳里,还会恢复机能。可是,到哪里去找“另外一个人”呢?

正在为难,忽见他心爱的狮子狗亚克回来了。它嘴里仍然叼着个小塑料袋,波尔博士伸出手来,亚克把小塑料袋放在他的手心,博士打开一看,里边的纸条上写道:

“亚克的任务完成得很好。

——玛丽丝”

波尔博士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突然双手一拍，说：“好啊！我要让亚克和人一样聪明！”

他马上动手，给亚克注射了全身麻醉剂，把盗贼黑托托的大脑移植到亚克的脑壳里。

二

波尔博士的手术成功了！

博士和夫人经过精心护理，半个月后，亚克完全恢复了健康。可是，手术后的亚克和手术前的亚克截然不同，他整日焦躁不安，动不动就狂吠狂叫，甚至咬伤前来看病的人，而且根本不愿意帮主人做事。波尔博士给它起了个新名字，叫魔犬亚克。

一天中午，魔犬亚克冷不防咬了博士一口，冲出诊所大门，向远方逃去，博士也顾不得伤口疼痛，急忙拿了麻醉枪，乘小轿车急驰追赶。眼看就要追上，他一手握方向盘，一手举起麻醉手枪，只听到“砰”地一声，魔犬亚克“呼”地转过身，向右边跑去，可是跑了还不到10米，便“噗”地栽倒在地。博士把它带回诊所，它依然在麻醉之中。

“这家伙怎么从不说话呢？”波尔博士对他的夫人玛丽丝说，“我相信它的脑袋里完全是人的大脑，它应该有同人类一样的思维。可它从不说话，什么也表达不出来！”

“亲爱的，请你别忘了，这魔犬虽然有人的脑，可它并没有

人的嗓门，人和犬的嗓门毕竟不同。”

玛丽丝的话，提醒了波尔博士。“对，你说的对极了！我怎么就忽视了这点！”

说完，他让玛丽丝帮着给魔犬亚克重又打了一针麻醉剂，紧接着就做起了咽喉嗓门矫正手术。

一个星期后，魔犬的伤口愈合，它走到波尔博士的面前，张了张嘴，突然说起话来：“当初你为什么不竭尽全力救我？”



“对不起，当初我只能这样做，不然你早就死了，即使把你救活，警察局也会把你关进监狱的。按你的罪行，即使不判死刑，也是终身监禁，还不如生活在这里，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。”

“可是，我需要权势，我需要金钱！然而我却是一只狗！”

三

傍晚，警察局打来电话，通知波尔博士，明天上午要对魔犬亚克进行审讯，一定要它供出那几个同伙。

第二天早晨，当玛丽丝给魔犬喂食的时候，发现这家伙不见了。博士和夫人四处寻找，可连魔犬的影子也没有。波尔博士连忙报告约翰里特警长，警长命令安全监理员按动全市安全监测网总键，进行全市搜索，可是毫无结果。

“这家伙能跑哪儿去呢？”警长约翰里特显得无计可施。

原来，魔犬亚克得知警察局要审讯它，心里非常不安。它怕他们，更恨他们，它要尽快地离开这里，去找它的同伙。别看那些人都是匪徒盗贼，可对他黑托托一向是讲义气的。黑托托要借助他们的力量，报仇雪恨，杀死罗尔斯和他的儿子狄杰，使自己恢复人形，然后再和哥儿弟兄们重操旧业，大干一场。于是，它趁夜深人静，悄悄溜出大门，直向希希农场跑去，黑托托的同伙西皮皮和鲁秃秃就在那里。

魔犬亚克跑呀，跑呀，直跑到第三天下午，才到了希希农场，只见西皮皮和鲁秃秃正和几个同伙在一起打牌玩。他们同时也发现了它。鲁秃秃说：“哪儿跑来这只狮子狗，脑袋这么大，挺好玩的，咱们养起来吧。”

“这家伙肥囊囊的，不如宰了下酒吃。”西皮皮说。

“胡扯！”魔犬亚克突然说话了，“你们知道我是谁？”

满屋子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。

“魔鬼！魔鬼！”有人惊叫起来。

“快取枪打死它!”有人大声喊着。

“别这样!”西皮皮拦住大家,“谁也不准开枪!”

魔犬亚克蹲在地上,望着过去的同伙,不觉掉下泪来。西皮皮说:“我们都不认识你,谁也没见过像你这样会说话的狗。你既然会说话,就请讲讲你的来历。”

“我……我是黑托托!”

“别撒谎!我们的黑托托已经死了。”鲁秃秃说,“火葬那天,我化了装亲自到火葬场打探消息,这你能骗得了我?”

魔犬亚克不慌不忙,把那天晚上黑托托和西皮皮、鲁秃秃三人如何抢劫罗尔斯,波尔博士如何给自己做脑移植手术,细细地说了一遍,西皮皮立刻把它搂在怀里,并让手下的人马上准备酒宴,为他们的朋友黑托托接风洗尘。

“你们一定要给我报仇,杀死罗尔斯一家,帮我恢复人形!”魔犬亚克流着眼泪说。

“杀人放火,这是咱们的职业,没说的。可是,恢复人形,还必须请波尔博士帮忙,让他把你的大脑再移植……可你的身体已被火化,这该怎么办呢?”西皮皮直抓头皮。

鲁秃秃插话说:“这有啥难的?咱们设法把罗尔斯的儿子狄杰绑架到这里。这小子相貌堂堂,一表人才,然后把黑托托的大脑移植到他的脑壳里,黑托托不就成了富翁的儿子,那无数家产的继承人不就是黑托托吗?到那时候,黑托托把它分一半给弟兄们,岂不是一桩美事!”

大家都称赞鲁秃秃的主意。于是,他们如此这般地商量了一番,第二天就开始行动。

四

这天晚上，罗尔斯的儿子狄杰从舞厅走出来上了自己的小轿车，正要回家，忽见一个青年拦住去路，很有礼貌地说：“先生，我们的车出了点故障，能不能借你的光，顺路坐一程？我们是同路。”

狄杰打量了一下这个陌生人，说：“同路？你知道我要去哪儿？”

“怎么能不知道！赫赫有名的罗尔斯大少爷，这谁不知道。”

“那就请上吧！”

“别急，还有一个人呢，他肚子疼，在那边坐着，我扶他来。”

他们一起上了车，刚刚行驶5公里，陌生人忽然叫喊起来：“快停车，他病得厉害！”车刚一停，那两个陌生人一齐向他扑来，用绳子捆住他的手脚。原来这两个人是西皮皮和鲁秃秃。他们劫持了狄杰，向希希农场驶去。

与此同时，他们的同伙用类似的办法，绑架了波尔博士。

魔犬亚克同西皮皮、鲁秃秃一块来到波尔博士面前，博士的手脚被捆得严严实实，他一眼看见魔犬亚克，气得咬牙切齿，大骂道：“你这丧尽天良的东西，要不是我救你，你早就死了。现在反而恩将仇报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不想干什么，只求你帮我恢复人形，然后咱们继续合作，干一番大事业。”魔犬亚克很神气地说。

“这办不到！”波尔博士忿忿地说。

“嘿，你的脾气还真不小！”鲁秃秃走到波尔博士面前，一手揪住他的衣领，一手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。对准博士的胸膛，“办得到也得办，办不到也得办，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你敢再说半个不字，老子马上捅死你！”说着，他一把撕破博士的衣服，博士那白白净净的胸肌坦露出来，鲁秃秃手里的匕首往前一晃，锋尖已划破博士的皮肉，波尔博士浑身一颤，只见一股鲜红的血顺着博士的胸部流了下来。

博士心里一惊，暗想，这伙强盗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得用计谋战胜他们。于是他说：“杀吧！我早就活得不耐烦了。可你们别忘了，当今这世界上，能进行人和动物隔类脑移植的只有我波尔！我死了，这项科学成果，医学界还得研究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。”

听到这些，魔犬亚克可急坏了，它用嘴咬住鲁秃秃的裤脚，直往后拉，并说：“别这样，他会帮我的。”

“要我帮你，你们必须立刻停止犯罪活动。”

“这样说，你愿意同我们合作了？”鲁秃秃说着，抽回手中的匕首。

五

在希希农场的临时手术室里。

魔犬亚克对波尔博士说：“手术做成了，你就当我们的头儿。我们这里有 30 多个弟兄，个个都是亡命之徒。”

“我一定尽力。”博士说着，就要动手了。他手持麻醉针，走到狄杰面前。这是个 20 岁的青年，他被捆在手术台上，动弹不

得，口里却不住地大喊大叫，向波尔博士提出抗议。博士却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年青人，这也是没办法呀！”说完，便给魔犬亚克和狄杰各打了一针。

大约5分钟左右，魔犬亚克全身麻醉，躺在手术台上，象死了一般。只有狄杰瞪着两只恐惧的然而并不求饶的眼睛。波尔博士走到他跟前，说：“现在你该明白了吧？我根本就没有给你打麻醉针，也决不会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，只是……”他凑近狄杰耳边，如此这般叮咛了一番，狄杰会意地点了点头。

波尔博士的手术结束了，狄杰的头上缠满了纱布，静静地睡在床上。魔犬亚克被挖去大脑，死在了手术台上。

半个月后，狄杰慢慢清醒过来，口里不住地喊着：“我要恢复人形！我是人，不是狗！”一个月后，他完全恢复了健康，西皮皮、鲁秃秃和众匪徒都来为他祝贺。

“我黑托托……还要大干一场！”狄杰对大家说。

“我们的黑托托比过去漂亮多了！”西皮皮大声嚷着，“简直成了一个阔少爷！”

“不过，从现在起，他就是罗尔斯的大少爷狄杰！”鲁秃秃提醒大家，接着对狄杰说：“你不仅要有富家子弟的大少爷风度，而且要熟悉罗尔斯家里的情况，免得以后露马脚。”

“你说的对极了。”

大家都非常高兴地议论着。西皮皮和鲁秃秃非常羡慕黑托托的运气，提出再过几天，着手绑架全国最大的电器公司经理的儿子、银行董事长的儿子，甚至空军司令的儿子、国务卿的儿子……

不过，眼下最要紧的，是执行第一套行动计划！

六

第二天，狄杰带着西皮皮和鲁秃秃，离开希希农场，回到自己的家里。狄杰的父母见儿子回来了，高兴得热泪盈眶。

罗尔斯命令仆人准备酒宴，为儿子接风洗尘。鲁秃秃悄悄对西皮皮说：“你瞧，黑托托装得像极了，那老家伙一点儿也没有发觉。”

酒席间，罗尔斯埋怨儿子：“你小子一走就是几个月，你妈妈的眼睛都哭红了。这些日子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”

“没啥。那天晚上，我从舞厅出来，突然病了，多亏这几位兄弟救了我，把我送进他们的医院。在那里，我结识了三十几个朋友，他们对我好极了。”

“那好，那好！”罗尔斯转过身对西皮皮和鲁秃秃说：“谢谢你们！谢谢你们！”

“不过，爸爸，我要请这些朋友到咱们家里来作客，你一定要好好招待他们，以谢救命之恩。”

“行，行！”罗尔斯见儿子平平安安地回来了，他比什么都高兴。再说，他家有的是钱。他说，还要给每个弟兄送几样礼物。

第二天，西皮皮和鲁秃秃回到希希农场，把这些情况告诉大家。

到了约定的日子，西皮皮和鲁秃秃带领所有弟兄一同来到富翁家中，乱翻乱抢，一会儿工夫，就把罗尔斯家里搞得乌七八糟。酒席上，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，丑态百出。不到半个钟头，30多名匪徒全都倒在地上，人事不知。原来，波尔博士

梦游死亡谷

方 园

阿尔卑斯山脉横穿欧洲几个国家，位于法国和意大利交界处的勃朗峰，高达四千八百多米，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点，也是风景最优美、山势最险峻的地方。

勃朗峰下有一处深谷，不少探险觅胜的游客从绝壁上坠落下去，往往找不回尸体，因此，这名副其实的“一落千丈”的深谷被人称作死亡谷。攀上绝壁，还有一段像薄刀一样狭窄的山脊，一人通过还得小心翼翼，山风又大，两边又无栏杆，因此，这几百米的山脊连冒险家见了也胆战心惊。

六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，勃朗峰下的旅馆里住进兄妹俩，哥哥叫弗朗科，妹妹叫莲娜。令人奇怪的是，兄妹俩在旅馆里一连住了几天，却从没露出要攀登勃朗峰的意思，害得几个想赚笔外快的导游白跑了几趟。

原来，这位叫莲娜的十四岁的女孩是位严重的梦游症患者。她常常夜间独自穿着睡衣四出游逛，有次甚至用哥哥的猎枪打坏了自己最心爱的洋娃娃。白天，她是个胆小、脆弱的女